張文襄公書札

張文襄公全集書札目錄 起卷二百十四 訖卷二百二十一

書札三

書札四

書札五

書札六

書札七

書札八

書札目錄終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四

書札一

致陳⿰火賣之大令

去秋曾奉惠函當擬裁復嗣以未得便鱗遂爾不果悚歉殊深今年夏間再展瑤華深紉存注就諗升華凝萃履候安綏藉慰馳溯昨聞榮攝萬全已升吉座比維頌聲卓越新政宜民補寔超遷均在指顧吾兄長才偉器素深欽佩區區墨綬固不足以久羈鳳鸞耳弟幸託先澤謬坿甲科時深慙惕去年九月乞假旋里今年正月來京供職現賃屋南橫街居住詞曹清簡尙便疏慵惟

是寒氈風味桂玉生涯長安雖樂恐居之正復不易耳拙卷一套郵呈郢政尊扇承命塗抹一併坿上伏望不遺在遠時惠南鍼俾獲遵循兼抒積愫是所翹禱大家兄去夏選授定興教諭當已履任二家兄曾經家叔爲之移獎中書目前即當分發到科舍間以次均託平善堪慰錦懷

年九月初六日

致潘伯寅

前日叨陪清讌謝謝目前四方勝流尚集都下今番來者頗盛近年僅有似不可無一雅集執事人倫東國衆流宗仰晚擬邀集諸君款洽一日如以爲善便請示知其譚諧辯

論必有可觀請大君子主持其間題目而等差之豈非快舉如有清興晚當往約諸君也

又

兩示具悉執事同作此舉極妙極妙來者必踴躍耳晚本有此意未敢冒昧茲謹當如命辦理須擇一勝地爲佳龍樹寺可否請酌示一地陶然亭嫌於背窗置坐謝公祠不能自攜行厨也天甯寺稍疎曠以爲遠否所約諸公即當開送一紙先奉閱如有應增應刪者即批示此復

又

兩教俱捧讀即於龍樹寺可耳叔平丈如肯來更佳請

大內時商之來則用端午日否則初一二日候酌作圖人自不可少李趙同局卻無所嫌此兩君不到此局無色矣藐客晚孀其不忿爭執事能使撝叔勿決裂度萬不至此則無害矣若清辯既作設疑送難亦是韻事毛西河李天生會於益都坐上喧爭又某某偶忘其名在健庵處論詩至於頭擊豈不更覺嫵媚乎鄙意中已有十許人請將夾袋中探取數君以益之切切浙江門下在京者尚有四五講求學問之人不審亦可濫附坐隅否京朝官有韻致者若董研樵前輩一輩人同局亦相宜否其實已非朝官大類借裝門面矣如謂然即望舉數人見示丁用之係會試者否疏舉諸

客並疏所長別錄一紙呈覽仰候删汰而增益之

何不曰續萬柳堂雅集乃云云耶有大雅在斷不至此若獨晚等人為之政恐不免耳方今人少見多怪使出自晚一人則必姍笑隨之矣若翁文到更無譏矣

王壬秋

桂皓庭

黃元同以周 經學

趙桐孫銘 浙江庚午科 詞章甚有名

李蒓客

趙撝叔

相芸甫

陳逸山

楊惺吾 守敬 湖北壬戌科金石輿地經學小學俱能究心

譚叔裕 宗浚 中翰之子極聰穎 廣東 玉笙 詞章

又浙江丁卯通家五人可否擇取一兩人

王子裳 詠霓 經學詞章俱可

王子莊 棻 經學

孫仲容 詒讓 琴西前輩之子 經學小學俱用功

蔡竹孫 麃 詩古文

張子餘 預 詞章

又

具柬擬是各下請帖帖上是否寫便衣宜書訂何刻或午或未所謂續萬柳堂者乃是擬此局命意非柬上如此書寫也執事爲方今廣大教主即以擬之亦不得爲僭豈必枚卜後方可耶王闓陳許許五君當增入鏡初聞已行即當探之在則必要之耳培之先已擬議及之矣江蘇山東兩省學人必尚多望蒐索記憶者以告如有研翁培翁則已有京朝官若太少或又嫌偏枯或宜再增數人否請酌示若增則謝麟伯詩許仙屏詩倪豹岑詩理學之屬尚不乏也此論應增與否否則無庸議非必欲約此數君也餘均遵辦

許鶴巢王蓮生閣　請將住處或有衙門示知

又

頃桂皓庭來微齋言已約伴訂於初二出京此局只可初一皓翁學業略與譚論實不可及似不可不一識也望示定以便速繕各柬適所奉手教極有見除研樵前輩外應著人去否芸甫自不得以京朝官例之即請酌定今日見翁丈否可約否

又

此間所約諸君不到者四人有已行者到十人尊處送柬有辭者否假如止十六七客兩席足夠用否請酌示

浙江門人孫德祖所作寄龕詞一卷附呈大方教之不知尚可學否

又

昨日與會諸君及約而未赴者疏具姓名鄉貫遵世叔大人諭加注別紙呈覽頃間王壬秋詩已來兩主人各得一首耳

奉贈執事之詩可得賜與一觀否桂君作記一首因治裝忽促輒用稾書并納上文似不經意政如米元章刷字耳壬秋之詩則信精美矣小作㑹否罪過罪過

無錫秦誼亭　炳文　書

南海桂皓庭　文燦　經

元和陳培之倬　經

績溪胡荄甫澍　經

會稽趙撝叔之謙　經　金石

會稽李蒓客慈銘　經　詩駢文

吳許鶴巢賡颺

湘潭王壬秋闓運　經　詩　古文　駢體　辛酉科

遂溪陳逸山喬森　詩　辛酉科

長山袁鶴洲啟豸　詩　壬戌科

黃巖王子常詠霓　經　詩駢文　丁卯科　庚午科

錢唐張子虎預　詩　丁卯科

朝邑閻進甫 廼鈞 金石 戊辰科

南海譚叔裕 宗浚 駢文 辛酉科

福山王蓮生 懿榮 金石

瑞安孫仲容 詒讓 經 丁卯科

洪洞董研樵 文煥 詩

約而不赴者六人

鎮海黃元同 以周 經 庚午科

秀水趙桐孫 銘 駢文 庚午科 已行

宜都楊惺吾 守敬 小學輿地 壬戌科 已行

海豐吳仲飴 重熹 金石

許靜　後漢書　古文　字及郡縣俱未詳

黃巖王子莊棻　經　小學　丁卯科

欲納而不及者五人

長沙曹鏡初耀湘　經

錢唐潘鳳洲鴻　經　庚午科

歸安施畯甫補華　古文　庚午科

仁和譚仲修廷獻　詩　古文　丁卯科

黃巖蔡竹孫篪　詩　古文　丁卯科

又

門人孫詒讓留詩一首代呈賜覽吐屬致佳功力殊淺

耳前日散時忘將冊葉携歸請擲下一幅當錄惡詩奉
教尊容益甫諸君子詩望促之圖成時幸先賜覽

又

聞西陲遂已肅清眞可喜悅歎服尊著體例若何書成
時亦藝林一重公案也楚蜀藏書家彝器家皆少容搜
索以報廟市一無所見眞可歎也

又

極樂卷奉繳并塡小詞一首因見雅製及蕤容作姑效
顰爲之孰事長短句之宗匠敢以就正謂尙可教否自
寫胸臆故語多悽感非無病而呻也委錄舊作本可不作新章然必欲作

之者緣前日在廉生坐上見尊札一紙云看來今年浙試官學政及新孝廉皆不可與通書讀之不覺媿汗此數項人埋頭屏氣百事俱廢誠有如執事所譏者晚近求情愫與諸公同然若於應試文字外竟不別作一字未免不武故特揀平日所不習者而作之此宋相王淮所謂秀才爭閒氣也自覺可笑想執事亦必大笑也

又

劉四丈劄記一卷皆說經在敝處如蒙刊入叢書盛德事也韓南溪師今尚健在未聞有何著述有兩世兄一諸生公牘書札或當有之耳鄒叔績經說付刊此說確否鄭子尹書似無須重刻其乃郎伯更秀才却有三種未刻者皆劄記小學兩種說經一種別有兩種曰汗簡箋正曰說文新附考姚彥士已刻但未竣工惜遠莫致之耳近日輦下士夫益不聞有談經學小學者可爲慨

然

劉丈詩集昨大索竟日止得數紙其成卷者竟不知所在仍須細尋之若竟失去是心疚也焦急不可言望先將經說付刊爲幸因檢尋箱篋乃知晚積年詩文稾艸亦盡失去惡劣筆墨固不足言若遺失他人物眞負負矣此漣年奔走之所致也

又

翁六丈與劼剛自是當代偉人如不才豈堪鼎足公言過矣皇恐皇恐昨讀陳戸部倬敷經筆記條條精審眞學人也

又

開元占經傚藏是尋常寫本乃從四庫傳鈔曾見廣東潘孺初戶部有一本是孫淵如手校極詳細若刻此書想可借來迻寫空借必不願也但此書太繁重必不能刻雖知有善本亦徒然耳

又

珍貺四種拜謝拜謝所謂鰣魚者燕齊之閒謂之合洛魚江南謂之鰣與此一類亦曰鱠魚晚据郝蘭皋爾雅義疏及在楚蜀時所目驗定爲鰣魚詩禮之鮪爾雅之鮥鯀鮪鱑當鱣皆此物也曩以爲此臆斷而甚確然以語人人不信也今讀尊札先得我心但不知公所沿者何人之稱

名也京師人從不以此爲鮮也便中示及

又

日本權少書記官彼國四品竹添進一前日曾與相見文學頗優識趣亦正冠西冠服唐服其心亦苦矣聞其言今秋尚欲南游謁孔林也

又

今日親盡之廟皆郊配之主斷無祧理固非古禮今日當入聖配天以後止可論今日之禮設而不失其可矣斷無祭於郊而不祭於廟者兩廡便成配享何名升祔違禮傷義萬萬不可後殿亦與禰廟升祔之義有害禰者邇也昵也皆謂最親近也豈有更遠於祖廟之理祔者附也附食於祖也後殿何附乎惟

有建立世室有徵於古可行於今若必無隙地袁侍郎之說尚爲近之（謂中殿兩端各展寬五楹共爲十九楹中一楹祀太祖左右各一楹爲夾室以備他日藏祧主在左右各五楹爲世室再左右各三楹爲三昭三穆世廟與親廟中立一牆以爲區別其實世室東西各三楹亦足矣十世室似可不必也）更思其次止有併殿增室一議尚勝於配殿餘非所知也或謂世室止宜有一似不必拘也周二僖一（公羊魯公稱世室）殷亦一（殷祀契又祀湯共六廟湯即世室之意也有其名而無其實）虞夏無既是可有可無可增可減安見有定數乎公羊所謂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由五廟七廟遞加至九廟古來已甚有增變也

又

手示讀繇世室本應特建閣人言無隙地故姑取袁說或展寬數楹占地尚小今中殿旣不能展拓而東壖尚有餘地自以毀垣拓地別建爲宜惟自古世室皆祀親盡而不祧者若禰廟卽別祀於世室（穆世室之議意已甚善但不合古制）耳終與祔字禰字之義不合非禮意也今日仍以世室祀　太宗　世宗　高宗　穆宗祔太廟爲正至驚動之說（諸貴人說）意非不善惜未知禮意故爲此說耳若上議時須先將世室極力鋪張一番言歷代不當有此惟周之文武功德極崇乃創爲之世室之尊崇遠過於親廟我朝歷聖可比文武故可與此盛典云云則驚動之說

破矣竊謂議禮者止可持正據理酌古準今（有徵於古可行於今）爲之或遇他人再有精義高論舍已而從之可也若主議者自有成見必不聽許禮臣知禮而已說縱不行正論不可不存也幸教之尊見若謂鄙說可采敬當擬稾候示遵行

又

若別立一穆世室此後世世升祔是二太廟也是終古無祧之說也郊配者不祧變禮之禮也萬世無一祧廟非禮也子孫議祖宗祧即云不便祖宗爲子孫豫定當祧之制無不便也　宣宗且不欲升祔豈止於祧今日

似正可將以後親盡則祧之禮豫爲酌定耳

又

毀垣別建費鉅而事繁便覺有鄭重尊崇之意可破驚動之說後殿標名則有遷移而無鋪張恐仍以驚動爲解也後殿與中殿顯有親疏遠近之別實嫌於類祧正論若必不行再以此說進可乎如袁議云云固無此數楹餘地乎近日執事會詳規度否至袁議夾室儘可無須他日即或有祧主必祀於後殿斷不肯藏於夾室無疑然則又可省兩楹地步矣

又

拓地特建世室上也借後殿作世室次也如袁議云云又其次也後殿雖嫌於近祧然取其與四親廟秩然不

秦袁議則世室親廟混合為一特强為之名耳世室安得有十名雖稍存古義實則萬世不祧而已

又

兩議合作一議較妥亥一義作餘波兩廡云云斷無顯攻之理竊謂此議似不甚為難緣諸臣僅不悉古禮耳未必有成見也無私心自無成見今日之議即以後萬世之計無所用私如果理可據而勢可行儘可聽從耳聞廟中林木甚蕃想不至無可展布也

又

陸農師說確不可易即使必拘左右一定之說亦僅可為古制都宮異廟者言之與後代同堂異室之制絕無

干涉如唐之十一室實祀十一帝宋之十二室實祀十二帝兩代皆兄弟繼統者多既無虛位亦無參差其爲以次遞遷無疑此外列朝凡同堂異室者無不皆然如左右不遞遷則十一室豈能容十一帝哉即使有世無及尊卑不且紊亂哉每當祔一帝必致子居父左必須間一代乃順其序耳行之數千年而無異說何獨於今而致疑哉都下不少經學史學通人試以此義質之看有能破鄙說者否此段請飭抄胥增入切禱切禱自卽使起至疑哉止再袁議細思大有窒礙如世宗以下先須移於兩端之昭穆廟將來再入世室由中而遷於旁此不可也如此時卽入世室則昭穆廟必虛

親廟不備尤不可也此兩議彼此牴牾斷難併用惟擇而從之翁議即兩端各增一室之說晚昨日面談未敢以爲然翁六丈囑爲一議擬即將此稿送與一覽大約廷議將來必從翁說也聞李徐皆用翁說

又

四祖朝乃始祖之廟並非祧廟虞夏商周四代皆未聞於始祖之外更立遠祖之廟古禮始祖即是太祖廟此古無今有無可考徵者也然國家既有四廟則自應在世室之後無可疑者可疑者世室應在旁不應在後此則權宜之計原稿已暢言之不祥之說即如來示所言不惟此也東頭增一室以祀惠陵而 今上

與惠陵同輩若拘昭穆必分左右之說則兄弟必同昭穆將來亦不能居西頭所增之室是一傳以後即須另議另建不待再傳也國家大禮豈有毫無長算動輒聚議紛呶之理　今上當陽詔令諸臣集議而所議之禮所更之制即不爲　今上留一地步尤爲怪絕至中九楹作世室兩端作昭穆廟之說究恐難行蓋東西占地太長中殿前殿兩廡垣墻皆須移展不惟所費太多紛更太甚形制亦不甚受看若其不合禮意處則世室親廟混合爲一原稿已言之矣若謂世室必不宜在後則仍於東北徼垣拓地可也在後本是第二義正議原在中殿之旁　如謂昭

穆不必拘左右謂與惠陵同輩者不必在左可以居於右室則自　世宗以下以次遞遷而二即前所用陸農師之說　世宗升祔毫無難處矣執事何不更求究心禮學者使考議之

又

配殿之說衆論譁然必不能行可知卽原發此議者亦必不能再出諸口若無所聞必不致為增室之說矣然則袁議及鄙說指駮此層處不如刪去為是蓋明知此議既廢何必為文字攻之使有激而不聽吾說哉然則提及此層者正執事所謂鈍人也若謂然則請將鄙說此段刪之并告袁處刪之

又

祀世祖聖祖於世室於古有徵於今難行文武卽是舊例不惟難行直是難言必不行故不言也增室一間止增東頭一間乎抑兩端各增一間乎乞示自有同堂異室之制以來千餘年廿餘代皆以世次遞遷從無一人駭異何也總之此不過書生講書禮官議禮耳亦知難期聽從也昭穆一定朱子亦同此說前稿有昭穆必拘左右之說斷然難通等語實係昏憒失檢若令人執此以爲訾謗朱子則罪在不赦矣務祈將斷然難通四字改爲勢有難拘袁處送回時務請改之感禱感禱

又

以別建一殿爲餘義若曰如世室室礙難行則擬別建一殿云云文不必繁

說到世室昭穆遞遷處以輕活之筆斡旋之且以朱子說爲證朱子論古禮用一定之說議宋制用遞遷之說他人說亦不必攻皆決不行自不必攻如此則既陳古禮又通時變俗陋與迂執兩病俱可免矣議禮本忌此兩病并陳兩義聽之　上裁尊見以爲何如一間不行之說似也爲漸主而拆舊廟一也費許大工程僅計目前二也九間舊兩間新太不好看三也新工斷不如舊工之堅久必下墊一經道破人人悚然四也且聞此說並非出自極貴人也

又

以緜生謬見論之正議既用此矣篇尾仍附綴世室一說恪守古禮即以恭奉　太宗　世祖　聖祖爲辭既無葛藤百餘言可了既不攻駁他人於他人亦無所謂難堪也即不見聽將

來書之史册仍有議雖不行天下韙之八字耳非辨典禮乃計久長也亦知立言大有難處決非與執事固執强爭題就我胸臆開言語不能不傾吐耳

又

第一次以此事下問（在未調秋卿時）即已明白奉答其詞甚決乃第二次來札再問（在甫調秋卿後）一似未覩晚前函者然則執事已有成見矣晚復何言哉然盛意虛懷究不敢負故以看家之說進此歐陽公之教也逆知明敏絕人一覽顛末是非自定此不答之答不斷之斷也執事竟不喻鄙意奈何奈何今讀此次來札紙尾一語精透之至

拍案叫絕誠哉其明也紛紛審轉查辦諸公皆夢中耳然此非由看案來乎但積牘過繁亦須稍求要領不然即爲人各一是非所眩矣大約府縣原禀委員祝棻太平縣知縣府委往查將官謝恩發原禀總兵督委初次往勦辦最先到彼先撤歸者此要之要者也老法家之言曰斷案以初供爲憑查事以初禀爲根據是非皆易見晚生長外官衙門略聞緒論敢以爲芹美之獻大約此事甯緩勿卒執事推求數日必有定識卓解如雅懷詳愼虛沖必欲詢芻廣益敢請閱有疑竇卽以相示當逐條奉復庶易瞭然耳令威君子也名臣也再求如此川督中外有其人乎此舉則大謬也是非不相蒙功罪不相掩豈以能識六如而曲

恕之乎且識六如者亦以所辦之事實是有益於國無損於民耳若鹽法果不可行則六如亦謬矣何論能識之者乎

又

鄂生爲人淸廉剛直宏毅膽決斷爲當世奇才（以某所知者言之定爲今日司道中第一）在蜀多年其吏治戰功士民人人歎服駱文忠王文口（雁汀先生）兩公皆以國士相待不審不理蜀口之言何因而至大約近日丁稚公改鹽法使鄂生總司其事丁公甚爲蜀商所怒因叨波及耳蓋蜀中京官之語卽蜀中鹽商之語也但稚公改鹽法之舉却可不必

所謂自尋煩惱鄂生於此等事亦不應擔承未免蹈壯往之戒若遽如傳說云云恐亦不至是執事所聞如何務望示及擬致書諷之感幸感幸

又

鄂生自應得謗手竟利權一也大府含實任鹽道而任一人言聽計從二也官場故態亦何足怪但其變法太勇接物太峻亦是一病古來才如劉晏近代忠如陶文毅猶不免一被禍一被毀況其他乎堰工一節近已考據得實其興工在內外江分流之處非離堆云鑿離堆者乃傳譌也其失在改舊日籠工爲石工故致衝決籠

工者以竹籠盛碎石若乾隆時海塘之所爲也成都水利同知每年開銷七千金並不修工故丁公思爲一勞永逸之計咎在督工者不解治水耳若仍用籠工工堅料實豈非萬世之利哉要之丁公及鄂生二人之忠清勇毅實爲當世上等人材然其輕變成法官籠利權鄙見亦不謂然蜀人百計欲攻丁公去之不思兩年以來弊固有之利亦不少如夫馬局滿堂紅兩件巨毒一朝廓清豈是等閒功德（夫馬局者藉辦差爲名而加賦也滿堂紅者州縣餽送上司優缺每年需萬一千金者也）以時勢度之丁公必罷代者自必盡反所爲再一反覆吾恐擾益加擾矣總之蜀紳所聽者蜀商之

言京朝所聽者蜀官與蜀紳之言安得一問之蜀民乎
因來示欲問其詳故縱筆及之

又

今日羅馬教堂橫行中國自然各種邪教乘機而起事理固然無足怪者豺狼當道安問狐貍然第一層既已無可如何若欲清理內地邪教惟有修明人事盡闢巫覡娭妄邪說可以已之即如翦髮一端中外囂然外省無一處不自相驚擾者京師五城煌煌告示發端即以實有其事四字坐成鐵案官自擾矣民不擾乎究之實據何在眞犯何人被翦何害晚生性迂拙堅持不搖然

無一人肯相信亦無一人能相難也至於歸功鬼神請封請扁刊經扶箕此風天下流行皆召媒之媒也若實有已成之白蓮等教止有清保甲一法最爲切實不攙鄙見拙陋無甚奇策高識至論敢請教之前後三札皆讀悉

又

清保甲絕盜賊緝會匪禁邪教其法不外乎勤下鄉三字平淡淺陋人人能行者也今日州縣勤於聽訟者已罕矣況耐煩僕僕僕僕於四鄉乎

又

張振軒朝氣方盛必能力排羣議為若農作主怨則不免害猶未也若農膽力甚猛然好在見理真自處穩凡事依於正理而行者雖有不利終有退步無慮也若雅意必憂之勸其取財勿盡舉事勿急任人勿黨而已

又

來教具見忠告感佩之至謹當書紳雖是今日事勢變態有迴非古來所有者古來皆權貴之黨與君子為難今日則有無數不相干之人並不足齒於權貴之黨者無故亦與君子為難造言挑衅橫加誣衊此則無從防耳其肺肝性情真不可解執事已知之無待覼縷也權

貴不足畏權貴之黨亦不足畏何也既忤其人則不避其禍君子既無東林惡習則權貴不過以其罪罪之固所甘也若此輩混充權貴之黨者誣衊挑播無所不至淆亂是非則眞可畏耳雖然今日必無黨禍何也有清議然後有黨禍小人無以自容盡去之而後快今也不然毀譽雜糅入主出奴而已淸流勢太盛然後有黨禍疾之已甚無往不復今也不然偶有補救互相角立而已總之今日局面文言之則曰相忍爲國質言之則曰模糊一片悶氣到底而已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悶氣小人亦悶氣此論甚怪高明以爲何如所謂無東林惡習者何也鄙人立身立朝之道無臺無閣

執政皆閣之屬言路皆臺之屬無湘無淮無和無戰其人忠於國家者敬之慝於國家者惡之其事利於國家者助之害於國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論卑而易行當病而止而不為其太過奉公而不為身謀期有濟而不求名此則鄙人之學術也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獨立不懼惟其獨立所以能不懼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惟其獨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羣又能不黨也此鄙人之解經即鄙人自處之道敢以質之鄭龕先生

又

到廣之日即逢海警內防外援應接不暇兵食兼籌無

一不難事機則非常之緊急而我之人才物力文法習氣則無不患非常之疲緩數月以來艘饋並廢燭武之精亡矣洞所殫精悉慮全力注之者尤在征越一舉今兵機方利而款議驟成以後事體尚難豫料此時惟有仍不懈弛而已設有狡謀反覆兵機已鈍者不能銳軍心已渙者不能振官軍入越桂往者五百里滇往者千五百里須行一月道途險遠糧械艱難已退者不能再進彼兵仍不撤口仍不開何以禦之洞屢次電奏力爭撤兵不允近日復疊奏苦爭詳約此所謂日中不彗操刀不割即使口舌勞敝挽回一兩端亦不過補牢拾瀋而已卓識遠猷

何希有以教之年來端憂多暇故書石墨定當時有蒐羅便中賜示一二以醒昏瘀幸甚聞瀧岡之石乃趙撝叔及廉生各書一分祈賜拓本一讀俾得闡揚先德也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致黃子壽

貴門人王晉卿大著數種均收到公暇瀏覽誠不愧北方學者大戴禮核補極詳審某亦有十數條擬補入書中以備一解其所擬造窮文別闢蹊經詞亦雅而有趣何時同晉卿來京盼甚念甚

與王廉生

弟今年以來終日勞煩甚於在楚時數倍非不欲少自攝養撙節無如事繁道遠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當前月考酉陽一棚山行十餘站大率荒山絕壁盤路一綫險不可言天氣嚴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顛蹶從騎隕斃不知凡幾此外水程則處處皆灘驚心動魄絕無從容怡曠之地不知當日何苦更改舊制強令學政親臨按行此一州也元附重慶棚嘉慶初年始改此外尚有最遠甯遠府一棚亦是舊附棚後分棚者又有夔州眉州亦然承平時疆臣不知治體輕改舊章以後生童益多試事益繁棚數益多道遠日促流毒無窮若非學

臣鞠躬盡瘁則惟有草率敷衍而已此四川試事所以壞弊實所以多也可為浩歎鄉試亦何嘗不如此現在辦法斷無不草菅人命之理昨見張朗山錢湘吟王耕虞諸人條陳科場事宜皆洞中癥結之言未知禮部如何議法此外尚有無數洶神嘔氣之事筆難殫述總之此差殊非樂境他日吾兄登第出使時當自知之聊覼縷舉之以代面談耳弟續絃事並無暇議及忙亂可知夏閒忽遭大家兄之變家事尤為棘手心情蕭索更不待言幾及一年未與京師交友通信此時有一事可以懸揣而得大約凡在京與弟相識者早已謗書盈篋矣甲戌除夕中州考棚

又

夏間得手書具感注存弟近況平平回省兩月亦仍然寢食不暇入斷不信也今有一快事漢上庸長司馬君臺神道曾見繫釋後遂無聞頃爲弟訪得之拓本一紙奉鑒又唐永徽二年修學宮碑今亦求得之此外尚有唐刻數種在執事則以爲不足重矣

又

大考一等簡擢侍讀此稽古之力非後生俗學以律詩律賦取勝者比也欣慰欣慰賦題出梅氏古文公必有獨見分曉處當有一序解說斡旋之望詳示論亦必有

考据此時想已補缺矣得勝之師考差亦必指揮如意公甚憂貧八月再盼佳音耳代購書籍各種感甚惟已有通鑑紀事本末似不宜複出李燾通鑑長編此書擬留以自用望再尋一書足成之但須莊雅得體者不拘何時版本能兼有陳善進規之義如通鑑等類者尤佳弟公事艱難精力日衰其苦殆有甚於大考者貫繆師竟者下等深可惋惜然我兄平生攻古文尚書而以古文尚書遷官貫繆師平生長於目錄之學而以書目肇譴奪俸梅賾可謂以德報怨唐太宗可謂以怨報德矣

文

蟋蟀詩傳曰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相與宴飲爲樂不才身處唐魏歲既晚矣而仍不閒不樂可謂不學詩者矣得賜書深慰馳仰新居既佳何不買之早定居處可以位置淸閟閣中物事豈不勝於羣子久居朝歌乎頃亦接信卿書知外舅於明春方北上謹已掃榻祗候久矣津貼事大農何爲不憚恐是謠傳幸道其詳附去三十金致戀過市時代求有風趣物事數品以娛勞人新年破書棄扇皆好如價貴不足用乞示知補寄幸勿以一無所遇見覆也 光緒九年十二月

又

歐公象頭思之甚不難寫現有耳自於面骨不掩齒八字在此即鑿鑿畫案也檢架上舊藏歐集恰有小象可橅臨然日內即能畫出裝裱焉能趕辦高明有何妙法耶頃函告司農不知渠意如何也

又

迺奉陝西道上及抵成都後手教三通甚慰甚慰進則循陔退則聯床人生至樂孰過於此又以其餘搜羅古器譏彈俗流天不我禁人不我責南面不與易矣屢次外舅賜與存問感不去心許久未作一簡疏慢之咎其又奚言然公私焦慮苦於搦管惟閣下知我艱耳

致譚叔裕

一再談讌温克過人淺學粗材不覺傾倒頃奉到駢文兩冊即亟炳燭展讀數首閎麗之觀方駕芥子宕逸之氣足爇轂人近世當家已足高參一坐明日早起從容卒業瞠目撟舌抑可知也惜會辦嚴未獲款洽相見殊晚蘊結而已

又

束裝倥傯未得盡言寸心耿耿到新都縣爲瑣事句留一日餘日皆夜半抵寓籌鐙倦眼不能竟書今始作就奉覽凡七單原交單三（原交單面典吏經制字單內批抹皆夏書也）續出單

一公事單一碎事單一涇渭單一皆紅摺也（續出單者前人未言及本任始查出）路門同年除付原交三單外更無一字一語今辱下問竭誠奉獻（行旅疲猶蒐索轉集想不責其遲也）其實公私一應事體皆在高明裁決此荃蹏耳涇渭云云所不言者非不記也秘密為要請一一見而試之參以諮訪鄙說不足據也（涇渭無定在上轉移）裁汰各條當時蓋有所不得已而然亦知過當然有明文者皆指本任而言文無定法惟其是耳執事家學淵源文章流雅海內曾有幾人前聞旌節之來逢人輙道蜀士有福所望大雅宏達為弟彌闕救過滌煩除苛實為原宰身雖去蜀獨一尊經書院惓惓

不忘此事建議造端經營規畫鄙人與焉根柢淺簿而欲有所建立誠知其妄今日略有規模未臻堅定章程學規具在精鹽章程有稿存案書院記即學規斟酌損益端賴神力他年院內生徒各讀數百卷書蜀中通經學古者能得數百人執事之賜也此次語言文字不能盡者具在三年案牘如不嫌污穢澄觀六寸之簿兩日可畢各房稿簿有牌票簿洛揭簿剳文簿詞詳簿呈詞簿挂牌告示簿題目簿之屬弟於文學雅非所長獨於吏事頗爲究心然以鈍根人辦細碎事自知可笑亦如歐公在夷陵通閱舊時案牘聊爲執事遣日之助耳三月條奏請向五六月以鈔中尋之便以存案行篋不能檢檢得亦不能鈔

也舊稿有不能載者或事體繁碎或原委曲折或規矩法令不能形諸筆墨者吏問之賴何書問之龔煥然陳肇仁譚玉崑謝思澤呂友仁經問之劉紱升車積章此數人皆常侍側承令而校明瞭者也通省佳士豈能蒐拔無遺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必賞者盡在書院請飭吏將歷年調院者無論在備總開一摺分注籍貫隨棚驗之惟涪州陳驥嶄能文通算因知其處館未調丁稚翁前輩到鎮後必謀山長或仍舊委員或定議延聘或議而未決敢請馳書相告幸甚幸甚此爲官也非爲私也更有兩細事極不能忘院署本甚湫隘廳事之前則蠹樹障蔽內衙之後則朽壞山積弟銳意剗除

勞人傷財頓爲一快徧種棕花竹數百本充槳無儔四時芳馥稍有佳趣房廊池亭略有改作灌溉培植是所翹望廳事東偏新造碑廊以庋弟訪得石刻三種漢一唐二漢石尤希異足珍若得時一披行勿令殘毀何幸如之舍親朱必祿（廣西臨桂人）試用典史無以爲家前已縷陳懇派巡捕此事乃本衙門爲政者渠與弟至戚非若葭莩之比東西兩粤亦同梓鄉辛惟推愛感何可言如可便請速定如必不可亦請明白告彼知之以便報弟早爲設法拜禱拜禱入署想已諏吉遥賀遷喜（十一年二十四日亥正左縣公館作）

再啟者劉步雲事已更正否經制因此人差事出色場內公事弟多令其指揮遂慙嫉而惡之與吏糊塗公然聽從其他皆飾說也昨在新都詢問林肇棠情形桀驁答云早年無此名目課續房乃照舊案開造試思天下衙門豈有舍現行事例不用而遠引數十年前之老例舊案者哉若必以例言報部止有承差何從別有經制耶何朝俊者乃何子貞前輩時考列四等革逐之人即係交替時蒙混擅自添入弟早已查出始念其老房又無多事勉令備員乃渠因素不爲弟所喜遂敢如此乃悟五鼓送册職是之由天下之惡一也若交替時一切

如此國無政矣但此兩人林何本屬糊塗或由無心弟所望於報事者更正而已不望深究也萬勿深究切禱切禱深究則若輩積怨必一切陰壞弟之成法舊案沮撓新政矣再

本日繙經承册又得一誤承差尹國藩乃弟於九月半親筆諭令提升名列第四者為其穩練差使勤以頂戴鼓厲之也今底册仍在原處殊不可解是弊是誤均不可知特將九月由弟親筆更改名次之册封呈請查詢衆經承便知但問尹國藩何以頂戴入謝顧文煥何以並無頂戴即顯然矣種種疏舛實深愧赧惟希更正若原無此說弟儘可稱薦其人懇提名次不至誣吏書也

辛鑒之

又

縣州奉布一牋諒登籤掌辰維春和煦物衡鑒延釐卽逕芝之綸良殷藻頌弟北行以來天寒晷短入秦境後時有風雪祀竈後方達西安開正六日換車前發承派護送承差快手等一路極爲勤愼甚覺得力長途跋瘃勞勛備嘗茲令其回蜀銷差務祈録其微勞酌加鼓勵以爲激勸之助是所感禱緣向來陸路送差未有如此遠行者耳至承差尹國藩卯册錯誤一節前函業已縷布伏望俯賜更正幸甚蓋承差名次先後無關實際其項缺不

係平渠經拔升後頂出入衆目共覩務望飭還其原列第四之名次免致弟以口惠抱慙則幸甚矣年月初六日西
此
安倚裝

補錄前三單未及數條

一幕友斷不必用本省候補人員

一內巡捕常巡捕斷不必用

一夔州府三節皆有節禮

蜀才甚盛一經衡鑒定入網羅茲姑就素所欣賞者

略舉一隅

五少年

楊銳緜竹學生　才英邁而品清潔不染蜀人習氣頴悟好學文章雅贍史事頗熟於經學小學皆有究心

廖登廷井研學生　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於經學小學極能鞶索一說即解實爲僅見他日必有成就

張祥齡漢州學生　敏悟有志好古不俗文辭秀發獨嗜經學小學書篤信古學不爲俗說所惑

彭毓嵩宜賓學生　安雅聰悟文藻淸麗甚能深索經學小學

毛瀚豐仁壽學生　深穩勤學文筆茂美

以上五人皆時文詩賦兼工皆在書院　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講根柢者實難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尙有志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質好學而皆少年皆有志古學者實蜀士一時之秀洞令其結一課互相砥礪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執事鼓舞而

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觀

四校官

楊聰 鄠都教諭楊銳之兄博雅好學文章遒麗 蕭口口 雅安縣教諭尙屬博洽好學不倦讀書細心 李星根 署茂州訓導讀書不俗好古能文詩才尤佳 譚煥廷 梁山教諭風雅善畫其草人石門先生是續學

致李筱泉彭壽庭

違教以來洄溯無閒祇以政務孔殷未敢以尋常簡牘相瀆昨奉賜書深慰馳仰稔惟偉績崇閎蕃祺茂豫志同道合綱舉目張奠南紀於磐安儲中朝之枚卜私衷翹祝曷罄敷陳之洞學術迂疏備員法從孤行愚戇無

補清時湮落浮沈無足言者來教興懷文獻將有續修
湖北通志之舉具見雅識宏規見定體例宗東原之說
續其所有補其所無續輯者坿刋各門舛誤者別爲補
正一節義例精善已得大綱佩服佩服至尊意欲以揔
纂相委惶媿却顧非所敢承其不可有七學殖本淺近
益荒廢澀如寒笋不能勝任一也家事駮雜憔悴傷人
性又好爲杞憂益多煩鬱邇來神思日困憚於搆思纍
於握管二也考者耆舊識前聞必資邦彥始易集事惟楚
多才乃遴擇一京朝官以爲領局必非楚人所樂三也
按卷寄覽刻期待報以疲薾鈍滯之材加以疎嬾健忘

之性必致延閣逾時有誤局事四也方志以地理爲大宗地理以目驗爲定桑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遙領臆度皆成瞽言五也勘誤拾遺當据前代圖書近年吏牘鄂局自必求備京邸何從得此史料乎六也順天志事自以分屬桑梓無辭可謝然終以力小難任僅爲草定體例門目以後便脫然事外此芍公之所知也小棠京兆屢申前議堅詞峻卻開局兩載一不與聞此時成書幾卷入局幾人功課是否中程條例有無更變懵然不知亦不問也今若從鄂志之役其何以解於萬尚書周京兆乎七也綜此七端豪無飾說非敢方命媿謝而已惟

望別訪通儒付茲鉅任幸甚幸甚如必不鄙愚蒙或俟將來開局後遇有義法文辭疑難未決者隨時郵示諮詢所及效其一得其知者請以臆對不知者謹從闕如如此則進退綽然毫無窒閡仰酬雅意如斯而已抑又聞之自知者明薦賢者公若總領必無其人則有傚門人樊生增祥字雲門文學博雅才思敏贍日下名士罕有其匹去年以庶常改官縣令待闕未除旋以憂歸竊惟楚人習於楚事使處斯席遠勝鄙人惟大君子裁之

與張幼樵

弟廿二日到太原廿四日到任途中晝夜奔馳到後喘

息無暇勞瘁殊甚大約新正開印以前可得數日清淨耳曩謂晉事清簡亦殊不簡也

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氣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爲循此不已殆將不可爲國矣如何如何

晉省可辦事體甚多惟習染太壞病痛括之以懶散二字（因懶成散官民同病）懶散之極將有魚爛瓦解之憂矣簡靜二字敬當書紳但處此時勢不能不帥以清明強毅四字先令整齊嚴肅再議其他（此乃謂照例公事非別有興作也）

此間私計尚足自給傳聞過也若新定公費甚鉅決不受也光緒七年十二月

又

此間官場大患州縣則苦累太甚大吏則紀綱蕩然鮑太僕曾太濫葆太昏衞明白廉靜而稍平非大加振作求幾於安靜不擾之治不可得也州縣之累莫若攤捐廉者亦必虧空鄙人欲先去此病此時正在籌思不知能作到否省城局面大有聯爲一氣口衆我寡之勢天人戰勝看此一兩月耳近來鄙人於地方事體略加詢訪考求並非有所興作然已變色駭怪一若巡撫之職

惟當緘口尸居一切不當知不當聞不當問者積習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近來立定課程丑正二刻卽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見客行之多日似乎稍有微效微效者何案無留牘署無晏起當常差之委員來謁見之官吏亦俱無晏起如此而已家丁又去其一止何安長慶兩人門上籤押執帖用印內外跟班看籤押房共此兩人也

習欲雖苦然已裁去陋規二萬六千金矣欲整吏治不得不然非矯廉也然如此仍足自給一笑光緒八年正月

又

晉省事可辦者頗多惟同志無人大約官積累民積困軍積弱庫積欠能去此數者似亦可算振作似亦無傷簡靜審度情勢自揣雖不才尚能辦此但須有指臂耳晉省州縣之累以攤捐爲最攤捐之多以辦鐵運鐵爲最弟擬力裁攤捐以蘇官困前擬辦鐵動用釐金總思部議必駁今擬陳請折例價解部便可省州縣無數之累望託詒硯先生一商聖證論主人爲幸此眞莫大功德也近有部吏來信談及此舉索費數萬斷無此力請折價者暫折也晉省不患無鐵而患無鐵工災後人民流散工匠寥寥無人鎔造直隸開平鐵務已興京師豈患無處采買乎光緒八年二月

又

近日有所規畫次第舉辦一月以後當有可觀大意在清官累厲廉潔蘇民困核蠹弊除吏奸等事皆中法非西法也凡此皆從民所欲去衆所苦迹似非清靜無爲意仍不相背耳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不欲多談俟已有端緒規模再詳陳也寒齋文字可謂案無留牘實爲此間省內外大小衙門第一積滯之說眞不可解甚矣人之妄也近來諸事日熟僕役不覺其少門稿皺稿從此永不設立矣　光緒八年二月

又

晉事已見全局略得綱領目前正有經營日不暇給事

事皆牽連相因欲整頓一事不能不百廢具舉勞頓殊甚過一月後便可從容矣以今觀之晉事大有可爲溥劣亦粗能了但能得朝廷垂聽求無不允（乃指本分內事非格外多求）也則今日之晉雖不能爲强國足可以爲治國斷不至如從前之頹牆倒壁烏煙瘴氣也此時惟苦人才不足稍爲可靠能了事者俱已委任優待大率一人兼二事甚或三事若將中駟磨練造就未嘗不可然非一兩年內所能猝辦也

丹老至太原一切詳述已肯拜職矣實心爲國實心爲民語語破的精密老辣自愧不及遠甚

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聞知防海新論交議未及大約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務亦許與聞下采芻蕘則當抒其管蠡不致後時發議徒爲不切題之文章也光緒八年四月

又

强起丹老營裏也爲合肥申勿避之義營表也策越南營表也薦賢表裏兼營也此亦足以塞經營八表之言矣再同有書責其無以實此四字當由未知鄙文請轉致以解嘲一笑光緒八年四月

又

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營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靜無爲之地也不急求大治則可養成禍亂則不可此始願所不及料者朝廷若假以三年當爲國家治之然須寬其銜轡予以綢繆乃可鄙人種種行徑自知大爲貴人所不喜知則知矣管則不管也待罪而已進言矜平京師此時以安靜爲妙此極要義光緒八年四月

又

半月來錄錄未得作箋奉候所以錄錄者由於文案無人一切筆墨皆須已出不惟章疏即公牘亦須費心改定甚至自創非不知任人則逸之義其如未得其人何

不審公能爲我致竹筠雲門否二子得一吾無患矣光緒八年五月

又

丹老入朝已久何尚未相見此老有條理有決斷有作用的是人物不過山居多年時政或未盡悉然大指亦都憭然三月以後必有設施也越南事今如何法人果已罷兵乎若從此便高枕則大誤矣岑公鎭滇朝廷得人特閩事又將誰屬方今人才總是不敷用顧此則失彼奈何奈何前兩月鄙人有一文字稱引當代人物數十輩閒時議頗病其多用人才時則嫌少薦人才時則

又嫌多蒙竊惑焉光緒八年六月

又

公不能靜僕不能簡可謂篤論然簡字當力學之靜字亦望公勉之甘處於動而得謗殊非中道也

譬如用兵今年全是選將士積糧草探敵情審地勢備器械明年方是決勝破敵也今年皆題前明年方到題耳光緒八年　月

又

越事令人憤悶焦急尊論觥觥雖未悉其詳而六義已得要領末一義尤要平心而論俄事自以不決裂爲勝

法事即決裂亦復何妨橫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合肥回津不審此中命意若何目前此事責之於誰望詳示此等大事豈太沖南豐一無議論耶竊謂此舉惟有稚公忠壯可任蜀事粗平令人爲之看家事定再回可也

天下事計較不得許多風水相遭自然成文豈能事事由人安排忠信可以行蠻貊善御可以乘下駟亦顧我之誠與才何如耳若誠不能感才不能馭乃是自已無用於人何尤此間練兵講武正在吃緊之際草創之初而大將違行令人無從措手有新募北軍有新增親軍有舊設而今始練之練軍

都屬一將統之爲此外更無勝此者也　軍旅豈比地方可以時常換官將才豈比文吏可以隨便選得無論如何總須暫緩其行賤體如舊惟不甚耐勞耳桑下之戀誠然有之一年心力可惜徒以未脫稿之文貽人吹求且南疆事體才力眞不及也光緒九年

又

前閱邸鈔敬諗奉使秦中具徵眷倚優隆局勝欣慶昨讀大咨知已於初三日陛辭繼輔水潦過盛泥淖難行連日跋征蓋勞可想小山司農老成碩望衆所欽服曩在朝房曾一接晤未獲傾談殊爲耿結而與執事闊別

將及兩年飢渴之懷無時可釋此次天假之緣尤願於杕杜周道一瞻兩君子光儀稍抒積愫特近日檢考例案并與司道諸君商酌應否至驛路迎候禮節查吏部則例及律例上方具載有嘉慶五年所奉 上諭禁戒森嚴實不敢稍有踰越咫尺相違曷勝悵歉謹遣材官馳書持柬恭迓雙旌當令太原府馬守候於王胡驛次以備傳詢地方公事此間吏事民事粗稱安謐惟夏季微旱自七月以來始則憂其不雨繼則憂其不晴修省祈禱兢惕莫喻今幸兩足晴開稍紓惴惴以後惟盼天暖霜遲歲獲中稔遺黎漸蘇庶少逭守土者之責耳弟

薪勞如前撫綏實效一切重要政務近雖漸有條緒仍須躬自程督逐一綜理猶未得片刻寬閒大端事體如差徭一節南北大驛以及次衝州縣通籌熟計多方規畫嚴立條章痛加裁減民累稍紓罌粟一節自去年以來勸戒互用情法兼施本年確已禁除十之八九一律普植嘉禾熟察輿情尚無怨抗可見晉民馴良區區為民興利除害之愚誠尚能相諒相喻荒地一節比年多方寬恤百計招徠續墾者漸多惟人稀傭貴故力不能墾者又復不少驟從行過霍山以南必當目覩而心惻矣賤體犅平惟年來向僚屬諄諄翕翕言語太多不免

傷氣今甫覺之惟苦口法言仍不能廢如何如何此閒事體大率可問平定沈升牧可得十之三四問太原馬守可得十之八九矣唐魏之風古稱褊狹竊恐軺車所過亭公驛吏拙陋無才或不免偶有疏簡之處尚希曲賜鑒涵切實示弟知之當加以教督並爲負荊也光緒九年八月　日

又

隱侯本是聰明人固亦知之然以其知要好有才具條理詳密能耐勞劇在平定實有鑿鑿惠政差徭之厲民通省以平定爲最故辦理尤難此君設法改章裁陋規

鉅款捐爲差費又能事事親自經理稽察不役故民累去而差亦不誤差不誤而經費又甚省二百餘年積弊一掃而空（任返書牘數萬言）可謂難矣平定差章既定他處順流而下凡有浮開濫請者某皆舉平定之例以繩之胸有實底不受欺蔽故他處著名差累之區一律清減實以平定爲首功此丹老經營苦口累年而爲地方大吏梗阻廢閣者一旦廓清豈非一快論屬官之賢否祇可憑其實政不能追咎與逆億矣（光緒九年八月）

又

疊奉手札祇悉一一出郊之舉本是素心因局於例文

恐稍有出入彼此俱招人指摘以故不免審慎鄙人只有過謹畏者耳豈有失之偃蹇者哉今讀大咨并手教疏解詳明辭嚴義正即刻戒駕矣光緒九年八月

又

昨聞拜譯署之命爲海內額手稱賀責重事急專賴砥柱擔當公之所長惟望出以審慎耳廣聽而內斷越事復何憂哉

長順分界憑空割去二百餘里張朗齋不以爲然專疏爭之不知內中如何裁斷此事不可忽也

越事日急劉軍雖屢勝因爲法人決隄故避水而退屯

清威粵師亦小刼聞廟謨有用武之意雪帥已自湘率兩營赴粵到後增募來疏甚勇振帥亦壯合肥如故鄙意惟盼公還朝一佐籌策耳聞譯署議將明告各國此得之矣光緒九年十月十七日

又

連得手書具悉一切時事日急力任艱鉅敬仰敬仰聞廿五日廷議云云焦急不可言其時已有文一篇尚未繕完因再撰一首并將前篇略改兩篇一併進呈如下廷議望先摘其可采者裁度行之免致遲誤似不至無一語之可采也此事別無下臺之法惟有力戰是下臺

之法但須一切趕緊布置再一游移延誤禍不可勝言矣各事臚書於左

一丁赴閩可惜不如調之北來較爲活便其用處甚多外閒擬閩是南豐此似妥當其人吏治非所長兵事究是老手有急時尚可撐持爪牙較便與臺灣劉璈同鄉易聯絡

一營口須擇將增兵守之現苦無人李雨蒼或可某屢經稱薦不便固言之其人不免茅草大任殆恐不勝此一將一障之任或可優爲須聽合肥節制方安此桔窘不得已之思請裁酌可耳

一振雪不和最關緊要務須設法調和之此事以屬清
卿當可但須朝命責成之

一清卿前往其兵若何帶往乎渠赴粵甚好可以聯團
維彭但其部下不知與南相習否

一津防第一要緊萬不可謂敵不來也根本不固前敵
萬不能戰

一鮑公來否當已有覆奏所示用之於粵最好

一與巴使一翻甚好不然不可爲國矣彼雖怒斷無因
語言禮節遽然下旗發兵入寇之理之事也

一粵之官紳不和欽督不和大是壞證滇桂不和何也

望示其故黃趙不和更不可解亦望示宜請詔諭其和衷為

要然後思所以調護之方耳

一振翁不能出海乃一定事勢却非其懦順化海法守已嚴華船豈能破法徐而突入海口乎陸路又迂遠不如船之速也

一甯西之陷顯是空城受礮移營避之非大潰也與法人戰必須相機出奇株守受礮多殺士卒而已非策也

一唐既回防豈岑唐皆駐越耶乞示來書又謂之怯不解樞府並無成算定計而執事動責外間將帥以怯懦外間事難辦矣

一撤使一說如以後中國不願力爭當有各國轉圜往年英使威妥瑪倭使宍戸機偶嘗不先決裂而後和平乎望先與劼使謀之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又

今日籌餉甚難鄙意莫如請粵海閩海兩關暫歸督撫管理一二年除正額盈餘外長收者提二成解內府供額外傳辦要需撥二成之數又提二成爲內務府公費宮門當差人津貼餘悉報部充餉以粵閩之錢辦粵閩之防最爲自然而有實濟聲明俟試辦一二年後海防漸緩再爲奏請議復舊制一則趁海防緊急一則趁文

相距款發露或有萬一可行之望過此機會難爲力矣
卓見以爲何如
聞内中遣雪帥率湘勇四營防瓊州以法人揚言欲割
瓊廣故竊謂此舉似未盡善振老既不甚健粵省正賴
雪帥維持置之海外荒島全局失勢寥寥四營亦復何
濟無益於瓊而有損於廣奈何奈何總之粵東不難於
得勁兵而難於得大將雪帥一到五羊民心頓定士氣
頓雄廣州省城儼若有長城之可恃奈何驅之海隅也
中國重臣只此數人若問何處有急即奔命何處是醫
家所謂頭痛醫頭兵家之大忌也似宜仍坐鎮省城遣

粵將以兵前往爲是幸惟熟計切切在省仍能調度瓊州在瓊則省門有急不能兼顧矣付之何人乎若爲張彭不和以此解之大誤矣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又

聞潤生力屏言者之謬必欲殺唐鄂生實爲駭然噫何至於此也渠已干嚴譴此時只有責其後效自贖豈有中外戰事未開遽戮疆臣之理當日朝命固未決意用兵此時中旨仍是戒以穩紮內中調度如此此則外間迷惑無主恐不盡無因且越南西省被陷情形尚未詳知何遽歸獄一人若然則北甯被陷亦將誅徐筱山乎爲

此論者未免太苛太易殆深有惡於唐乎況其平日宣力甚多其才究屬可用今日正宜責其戴罪自贖必當奮力一戰戰而勝國之福也戰而不勝令其死於敵可矣何必令其死於法乎此舉朝廷必不肯如此但自倡此論以後事事難爲敢布其愚惟高明察之凡大賞罰必當乎事理之平足以服天下人之心而後可非私於唐也 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又

拙疏何足言愚闇而兼後時計畫豈能有當即一條不采亦無所憾其扼要用意全在空議論數處如第一疏

所云定計宜堅赴機宜速自守宜固料敵宜審若已有戰釁而尙無戰心徒有戰形而實無戰具則其禍不可勝言持以敬愼之心守以堅强之志破格以任賢節用以養兵等語第二疏從來有防則必有戰有戰則不能無敗處此時勢有如騎虎不下　慈聖斷之於上三邸斷之於下責樞譯以謀畫而不計强弱責將帥以力戰而不苛勝敗十八省合爲一身南北洋聯爲一氣等語儻朝廷於此等處稍加鑒納則微忠愚悃感幸多矣近聞馬達加斯與法允定之約忽然不允此亦與急劫有情之著又聞粵西議設電報通粵東確否果然亦有益

也法攻北甯日來必有利鈍確信望示及前聞傳言彭
出示盡拒洋船盡戕洋人振老請朝命止之頗怪粵老
不應孟浪至是詗乃知其所阻者即將到粵時示稿略
言中法曲直若法必內犯交兵各國船貨傷損須向法
人索賠中國不任其咎云云此稿早經寓目竊喜粵老
甚中窾䆹能爲中國預占地步使他國不與協力不意
譯署竟力止之示終未出此示有何妨礙愚懵殊不解
也此示尚不敢出何論交鋒乎就此看來誠不如趁早
罷兵尚可省錢省事也拙疏所謂如與人鬬既欲擊之
又恐怒之正謂此矣

此閒清查已辦結入告其事繁雜萬狀不待言撮要言之將歷年官吏作弊侵盜之門杜塞淨盡以後雖有桀王無從設法清字可謂辦到矣並爲庫中删除應還之欠債五十萬金爲此事擾擾一年餘矣但不知農部以以爲何如儻部吏再欲挑剔强駁則是有意攪局不願令外閒庫款清楚矣晤大農時望一叩之京官津貼請指外款自謂此首文字甚佳愜心貴當而農部竟不照准可異也然此乃不可磨滅文字光緒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又

徐唐遠問固是罪由自取邊圉孔棘聖懷震怒自是當

然惟兩人情節不同以徐為夸誕則當宥唐以唐為怯懦則當恕徐異罪同罰令任事者何所適從況前敵黃趙敗北徐在諒山未動何遽至此若前敵軍敗而主帥即被逮問恐從古軍營將帥無全人矣（並非主帥逃遁棄城）正理只宜令此兩君褫職戴罪軍營效力或可收使過之效若後來生手果能勝之乎如此舉動以後將帥不復有言戰者矣總而論之中外兵事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原疏甚明可覆驗也）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祗要志定氣壯

數敗之後自然漸知制勝之方若一敗而即擾動更易將帥必至草草完局則戰備永無練習得手之日矣山西鎮有劉團故力戰苦戰而後走北寗只華兵故一見大敵猛然而不支兵凶戰危何等大事何等難事豈有談笑指揮數營雜兵劣械而能坐摧強敵者乎世間安有此等便宜事也

拙疏意在堅懇聖斷俾樞譯諸公得以慷慨籌畫不憂咎責正所以爲樞譯計乃聞靈光甚不悅於此文怪極

光緒十年二月十二日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四終　　紹興孫家楝校